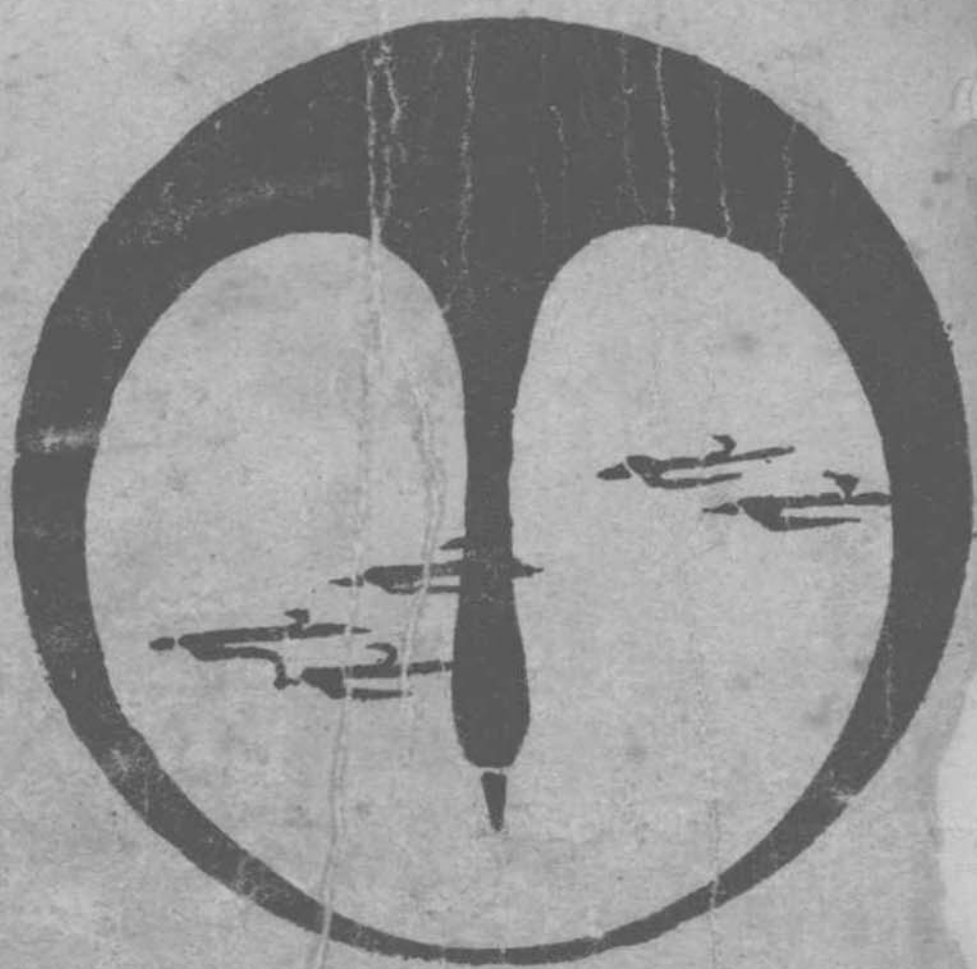


荒服鴻飛記



小說世界叢刊
記飛鴻服荒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荒服鴻飛記卷下

第十七回

杏核香分深情惓惓

歸程雪阻鄉夢依依

基富利自一月起。連天風雪。所有往外交通。悉行斷絕。吳德溥等留滯驛舍。已逾四旬。旅懷悵觸。無可排遣。每天常往市上刺探消息。此時因南俄不靖。本市各政黨。也有些蠢然欲動。所以都藉着本黨主義。用佈告宣傳起來。各商肆窗間。都黏有此項文字。陸離光怪。波譎雲詭。就是外埠消息。雖是郵電不通。商人還用特殊方法。傳來一二。吳德溥也常往一家波斯地毯商人處走動。這天又上那裏去。這家鋪子很是昏暗。他同那個店主。是個舊交。店主見他來了。邀他入內閒談。兩個人同坐在一方很厚的絨毯上。談到烽煙不靖。商業凋殘。饑饉洊至。故鄉夢遠。都覺黯然無歡。店主忽從袖底掏出一個紙包來。恭恭敬敬遞給吳德溥。說是有人送來託他轉交的。吳德溥

接過去打開紙裏。只見中間是個兩半開的杏核。因淡膠黏住。剖開核來。裏面藏着晶光瑩瑩一塊碎鏡。最古怪的。是核內透出一縷甜香。這種香味。確是最貴重的玫瑰油精。吳德溥久處東方。一望便知道是一種秘信。推度起來。杏核的意思。是敬仰同慈祥。碎鏡是仇怨。玫瑰油精是戀愛。三種聯合起來的。用意却有些古怪。握在手內。很費推敲。這東方人的秘密傳書。突如其來。頗有興味。仔細思量。不覺戰然。掉過頭去看那並坐的店主。却如無其事的。目注窗外。吳德溥的舉動。他彷彿沒有見的一般。吳德溥把手中杏核給他看道。我雖已明白。好朋友。你也猜猜。這是什麼意義。講我聽聽。看我們同意不同。店主低頭一看。抹着長髯道。杏核是友朋。吳德溥道。碎鏡呢。店主道。仇敵。吳德溥道。兩種聯合起來。是什麼意義。店主道。萬宰之主。你聽着。不是兩種。是三種呀。還有那香味。你為什麼把他藏起。這香味就是聯合杏核碎鏡的。店主講這幾句話。因為吳德溥故意閃爍。很露出些懷疑顏色。吳德溥大笑道。有鼻子的朋友。你的嗅覺真靈。這般說來。這三件聯合。又是什麼意義。店主掀髯微笑道。你既已明白。何必再問。吳德溥道。我雖已明白。只是還有

一些疑點。不能不問問你的意見。店主道。既是這般。我告訴你便了。大概有仇人想害你。你的心上人來警告你。我看這個婦人。就不是你的心上人。也是很欽仰你。想同你做膩友的。吳德溥大笑道。婦人大概是個婦人。只是你猜度的這種婦人。無論基富利地方沒有。就是別處也沒有的。不必胡猜。店主看了吳德溥一眼。用手往鼻上一抹道。不用隱瞞。我知道你也並不是一個木石男兒。怕同女人晉接的。算了。不用辯了。吳德溥道。這個祕信。是誰交給你的。店主道。是個僕人。交給我的時候。還叮囑着是給常來的美國人萬宰之主吳德溥靖先生。我還打聽他。是誰教他送來的。他說是吳德溥的朋友。還說若是要知道詳情。請他再來探問。吳德溥沈吟道。恐怕裏面別有隱情。店主道。危險是沒有的。說着。又理了一理領下長髯。接着道。我吩咐鄰家一個孩子跟他走。探他的去處。孩子回來報告。說是從此地出去。就到一家販運柔革的商店去。那一家店主。也是我同鄉。很誠實可靠。你不必懷疑。如此看來。那女子愛你的話。是無疑的了。吳德溥笑道。沒有你的事。你不用胡猜。說着。站起來要走。店主笑道。你雖是不喜歡同女人往來。只是這件事必有祕

密。諒來定要探聽一個下落。明天你來不來。吳德溥還賭着咒。店主道。不用賭咒。明天還是這時候來嗎。吳德溥道。可以。若是那僕人來。你教他守着便了。說罷。辭了店主出來。回倫敦旅館去。一路上景象異常蕭條。本來是摩肩擊轂的去處。現在雪地上毫無人跡。本來百貨薈萃的場所。現在是蛛網塵封。基富利都會之地。也同別處一般。受了饑饉影響。在平時從中俄載運糧食來的駝馬。都以這條街附近地方作爲公共厩所。現在也是人影闐然。聽說本城的駝馬。除去政府裏還保留一部份。凡是民間所有的。都已入飢民之腹。從此地上達巴里斯。（波斯舊都）雖然還有鐵道可通。從達巴里斯向德黑蘭。却沒有在這種寒冷天氣裏。要徒步長行。初非易易。若在平時。還可支持。只是現在。却很有些危險。途中飢民。死者日有數百。少壯之人。都已流爲寇盜。殺人越貨。行旅都生了戒心。吳德溥同哈沙雖都是智勇俱備之人。到此也一籌莫展。從前雖也經過若干危險。但是只有兩人。究竟還易於爲力。現在却平空添上蘆雪姊弟二人。一個是在弱女郎。一個是鬚齡孺子。既經救了他們出來。斷難就此拋棄。到巴頓去過兩次。想找一艘協約國的汽船。

送他們到西歐覓道返國。只苦於所有的船。只開俄迭薩（黑海邊第斯特爾河口俄國四大市之一）同羅曼尼亞（歐洲東南王國）各海口。基富利是不來的。現在又不敢將他留在此地。陸路交通又已斷絕。從今天接到的祕信猜度過去。明明是警告自己。莫斯科的赤黨。依然還在尋仇。卽不是同自己爲難。也是不利於蘆雪。講不定蘇琪那斯。奉着他的主人命令。已由拔谷潛來此地。若是如此。則蘆雪又在危險之中。細思在這四旬以內。僑寓此間所以安心。以爲蘇琪羽黨未必敢來的。是因爲日爾日（古獨立國十九世紀初改屬俄）政府中人同地方人民。因爲俄併吞以後。困於專制將及百年。仇視俄人。就是赤黨得手以來。政體雖改。而仇俄之心。初未更變。基富利是日爾日首都。所以纔敢於放膽寄寓倫敦旅館。現在看來。還同巢幕之燕一般。想到這裏。已經走到公園左近。聽見天上有飛機聲音。立定脚一看。果然有一架飛機。遠遠飛來。到了公園鄰近。在游人頭上撒下許多印刷品來。拾起來一看。都是宣傳赤黨主義的文字。從傍人探聽。原來一年以來。給赤黨刮去一架飛機。因爲基富利人反對革命。所以天天從半空中撒下這種文

字來煽惑人心。要他們自相殘殺起來。以便於中取事。吳德溥聽了。更是疚心。明知基富利居民裏面。魚龍混雜。難保沒有奸細在內。日爾日的總統。雖也是個政治家。只不知他的能力究竟能够鎮壓多少日期。所怕的。是爲飢所驅。強悍者未必能久甘蟻屈。年來赤黨之所以能得志的緣由。也都利用歲歉。民不聊生。纔得肆行蠶食。其實芸芸衆姓。都是酷愛和平的。不是沒有生機。又何至於挺而走險呢。想到此處。不覺長歎。到了旅館。走進房中。只見他們正在賭錢玩。輸贏極小。只有一辨士（英銅幣）一籌。傑密居然將大衆的籌碼全贏了過去。樂得他同哈沙咯吱咯吱的直笑。蘆雪抱怨哈沙。說他幫着傑密。吳德溥點頭道。哈沙原是精於賭博的人。手脚又是敏捷。他要弄些玄虛。誰都瞧不出來。我警告你們一句。別受他的愚。哈沙聽了一笑。遞一個眼色給傑密道。讓他們譏誚去。不要睬他們。趕快將贏的現錢收了。他們少的賬就不要了。又對蘆雪笑道。姑娘。你抱怨做什麼。不是多餘的嗎。錢是傑密收着。同你自己收着一樣的。所差不過換了一個口袋。一家人難道還要分彼此嗎。這樣啊。這個這樣啊。的一句話。是英國人的口頭禪。白朗也

常說的。哈沙就是學他。連那聲音也學得一模一樣。大衆聽了。都是哈哈大笑起來。笑得白朗急起來。把鬚鬚抹了一下。詰問哈沙道。我難道是這樣講的。若是這樣。還不如講德國話了。哈沙看了他一看。檢起桌上的紙牌問傑密道。銀都收齊了沒有。萬宰之主。今天我們真忙。我們要告別了。這樣啊。說着裝作要走的模樣。又對傑密扮個鬼臉。傑密看看他的樣子。聽着他講話的聲音。不覺又狂笑起來。哈沙同他要好。他也同哈沙像自己一家人一般。那副親熱的態度。真是看了可羨。吳德溥看着他們。覺得同以前大是兩樣。在莫斯科動身時節。大衆穿着什麼服裝。現在一改新裝。又休息了許久。都覺得有些不同。只是自從今天出外回來。知道僑寓此地的安靜日子。已將告終。風波又起。不得不告訴大衆。好作個準備。主意已定。立時教大衆靜聽。把目光看着紙牌。對大衆道。我有一件緊要消息奉告。大衆聽了。都掉過頭來看着他。候他講下去。傑密用手抱住雙腳。搶着道。我知道。你一定買到什麼好吃的東西來作晚餐了。吳德溥道。我也想買的。只是沒有。白朗目注蘆雪道。我想一定是。啊。我讓孟馥姑娘說。白朗同蘆雪相處了數十天。交誼

愈深。已不是平常友誼。說話神氣中。也顯些出來。蘆雪道。藍琪（無錢旅行）的意思。我也知道。難道巴頓有船出口嗎。說着。目視吳德溥。頓一頓。又道。不對。萬幸之主。你面上的神氣決不像是有船。白朗辯道。一定是有船。現在我們除去有船的消息以外。還有什麼緊要的來。吳德溥道。天下事是變化不測的。怎能够事事如人之願呢。哈沙起初目視吳德溥。後來移到別處。用手握着臉打呵欠。彷彿毫不在意似的。吳德溥怎肯放他避過。逼着問他猜是什麼。哈沙道。我在這裏想一件事。生生給你打斷了。我告訴你罷。我正想着俄國人爲什麼不喜歡洗臉。就是那個豬一般的蘇琪。也從來沒看見他清潔過。可以同你賭一個盧布的東道。我猜蘇琪從拔谷到基富利來。臉上一點水都沒有上去過。傑密。你猜怎樣。傑密驚呼道。難道他來了嗎。哈沙道。一定的。這個我猜便是緊要消息。蘆雪聽了。玉容失色。問吳德溥道。哈沙猜得不錯嗎。吳德溥點頭道。我恐怕他來了。明天或者可以得到一個準確消息。今天出去。已經接到一個祕密警告。纔趕忙回來報告。大衆須嚴行提防。只是很有些詫異。這個祕密警告。是神祕的。你們大家看罷。說着。把杏核取出來。

放在桌上。把他剖開。蘆雪看了。嘖嘖稱異。吳德溥道。這裏面含着警告有危險的意義。哈沙道。不錯。說着。拿起一片杏核來。嗅了一嗅。閒閒的道。萬宰之主。這是樂園裏的奧麗。（回教中極樂之女神）送給你的。吳德溥大笑道。間接送來。我怎會知道是誰。蘆雪看了吳德溥面色。失聲道。是女人嗎。吳德溥道。或男或女。說不清楚。蘆雪見他忍住笑。因道。這事很透着奇怪。杏核中透出一縷甜香來。只有女人方纔有這個。說着臉一紅。吳德溥道。不論是誰寄來的。總是一個警告。明天必可明白。只是既經得到警告。我們必得格外謹慎一些。蘆雪傑密兩人。千萬別上外面去。我們三個人。無論如何。必得留一個在家保護。用備非常。大眾答應着。蘆雪却還在那裏議論說。這寄信的女子。若是上流社會中人。必然會得寫字。否則。也可以用別種通信方法。吳德溥道。俗語常說。言語不通。風俗各異。你得原諒他些。蘆雪道。我奇怪的。是這個寄信的人。不是愛慕虛榮的一流。便是膽大的人。不然。決不致把他弄得這般香氣四溢。你想危險同玫瑰油精。是不是可以混合得來的嗎。哈沙微笑道。姑娘。你太苛求了。信上沒有香味。誰還明白是女人寄來的呢。蘆雪道。

依你說。信上加香味。是女人必需的了。哈沙笑道。若是你寄一個善意的警告給一個人。你願意那接信的人猜着你是個商人駱駝夫書記這一類的男人嗎。做了女人。決不肯的。蘆雪道。話雖如此。我却決不會拿信浸在玫瑰油精裏去。哈沙道。話不能說得太決絕。你留心不要給惡魔搬弄着自己。做不得主來。蘆雪道。無論有惡魔沒有惡魔。我決不。吳德溥攔着道。蘆雪。你不必同他辯了。他逗着你玩。你不用睬他。蘆雪道。我不管他在那裏逗着我玩不逗。只是一件事。我自己拿得穩的。我要同人家通信。無論什麼地位。什麼時候。決不用香味。

第十八回

墜綺障畸人觀豔遇

罵玉郎怨婦泣終風

第二天吳德溥在原時間內。到波斯商肆去。剛好送信人也到店中。見了吳德溥。立刻上前行禮道。萬宰之主。在你目光中看來。我不過是大漠中一粒微塵。但是你萬宰之主。肯暫屈尊嚴。允許我略敘微勞。我很願引你上一處去。有人要當面報告一件你要聽的新聞。吳德溥道。好。你引我

去便了。只是據我看來。你也有眷屬的。論不定已經有許多孩子。這裏有一紙鈔票賞你。你要不要。說着。拿出一紙盧布票來給他。他接了去。深深道謝。還說蒙萬宰之主賞賜他們。明天不至挨餓了。波斯商人笑道。萬宰之主。你手太寬了。他沒有妻房。那來兒女呢。那人辯道。請你不要聽他的讒言。我妻子都有。只不在此地罷了。吳德溥催他道。你錢到手。不必多談。趕快引我前去。到了街上。又問他是不是上柔革鋪去。他說不是。問他往那裏去。他說道。萬宰之主。那去的地方。是在貴族薈萃之區。行政公署附近。吳德溥道。你怎會認識我。那人道。我們波斯人。那有不認識你萬宰之主的呢。這句話回答得很顛預。果然波斯人是沒有不知道吳德溥的。就是沒有見過。也是聽見他的大名的。只是那寄密信的婦人。住在俄國貴族薈萃之地。吳德溥很有些不解。因為那條街離倫敦旅館不遠。吳德溥知道在那條街上住的。都是俄國上流社會中人。不是富豪。就是政府中的執政。同軍界要人。為何那女子也住在這裏呢。不多一回。他們已經到了一所住宅前。畫棟飛雲。珠簾捲雨。矗立在一個極大花園中間。那人引着走到一個小門邊。輕輕打了一下。有

個穿長袍紅鬚長爪的波斯人出來開門。向吳德溥行禮。請他入內。那柔革鋪的僕人便走了。紅鬚僕人守吳德溥進門之後。依舊把門鎖上。鞠躬道。請萬宰之主隨小人上裏面去。只是請你謹慎一些。宅中同事雖因年歲不登。都已遣散。只是還有兩個俄人。不能給他們看見。主婦相待已久哩。吳德溥聽了。愈覺模糊。深恐蹈了陷穽。把袋中手槍備好。只是轉念一想。這些波斯人都知道我是波斯王禮崇的人。向來他們又深恨俄人。或者還不至於結合俄人同我爲難。這般一想。覺得又放心一些。隨着紅鬚僕人從後門進去。經過許多洞房曲室。上了樓。却覺着景象一變。屋宇高爽。陳設都麗。看過去在大戰以前。屋主卽不是有錢的貴族。也是政府中重要人物。進門以後。萬籟悉寂。就是紅鬚僕人說的兩個俄僕。也不見蹤跡。大概看來。一定是主婦先行設法遣開。只是這個主婦。究竟是誰呢。紅鬚僕人走到一處繡帷。隨手一牽。露出一座房門來。只見他在門上輕輕擊了兩下。房內有個女子。嚶嚶鶯聲。說一個請字。紅鬚僕人往邊頭一站。讓吳德溥自己進去。吳德溥把僕人端詳一回。又看了看甬道。見沒有危險。纔推門進去。門內是一間很華美的

退息室。只是簾幕深垂。室中不很光明。看去不甚明晰。纔進屋子。就聞到一陣幽香。那香味同杏核中的香味一般。就知道女子也在室內。關門時耳中彷彿聽得有些長裙曳地之聲。趕忙迴身。那邊有人輕輕的道。萬宰之主。你來了。吳德溥循聲一看。見是個波斯美女。亭亭倩影。儀態萬方。講着一口波斯話。趕忙也用波斯話答道。奧麗（解見上回）我來了。波斯俗語說的海流逐月。奧麗是皓月明星。我這個潑潑微波。敢於不傾瀉相隨嗎。說着。又仔細端詳那個女子。見他雙眸剪水。鬢髮如雲。檀口朱脣。柳腰玉面。那亭亭的一個身材。也修短適宜。穿一套歐洲服裝。雖不很合時。然而巴黎的交通。已經斷絕。這東亞女子。更從何處訪求模範。就是這套衣服。穿在別人身上。或者不甚相稱。但是這個女子。却是個濃淡都宜的人。所以到也合度。那女子初見吳德溥。很露出些驚詫神色。漸漸的却都銷滅了。覺得換了一種滿意的情形。朗朗的道。我從前也住在德黑蘭。你的大名。是久已仰慕的。不圖今日邂逅他鄉。吳德溥走過去道。奧麗既住過德黑蘭。德黑蘭中人。爲什麼夢夢的任憑奧麗他往。不加珍視。只是萍水相逢。還不知道奧麗的氏族哩。女子道。

我正有事相懇。那有不通姓氏之理。我是個伯夫人。丈夫姓葛理谷維慈。吳德溥沈吟道。這個葛理谷維慈的姓好熟。彷彿聽見過的。說着。又思索了一回。恍然道。記起來了。六年以前。俄國駐波斯公使府。有個隨員。是個伯爵。也姓這個。在憲法戰爭前。他也到過波斯。是不是他。伯夫人道。正是他。就是在那個時候同我結婚。起初愛情很熱。熱得同發狂一般。後來就淡下來。遇人不淑。實命不尤。說着。雙眉深鎖。玉淚縱橫。吳德溥道。夫人是波斯人嗎。夫人道。我母是法產。父親是個波斯貴族。現在都已見背。講着話。見自己還是站着。連忙遜坐。又道。在德黑蘭時。從波斯人方面。打聽出知道你常在基富利。很想見一見你這位驚天動地人物。你從前所做的事業。差不多都是別人所辦不到的。料不到今日竟能見面。真是榮幸得很。吳德溥道。這是夫人的過獎。我吳德溥有何德何能。得以邀此非分。夫人笑道。太謙了。說着。拿一隻纖纖玉手。遞給吳德溥。吳德溥舉起那只手來。將要用嘴去親他手背。夫人將手一縮。嗔道。這是俄國禮儀。你是美國人。難道不懂得別的嗎。說着。挪着玉體向前一湊。兩道澄澄的蔚藍秋波。直注過來。吳德溥聞着那股甜香。瞧着

他的玉貌。雖平日是自命爲鐵石心腸。到此也迷惑起來。一手攆過來。接了一個吻。低低的道。這便是我的禮儀。夫人不見嗔嗎。夫人嫣然道。這纔像我平時心目中的萬宰之主哩。雖然倉卒却很美滿。從前同別人晉接。最親密的。不過允許他用俄國通行的禮儀。至於同我接吻的。只有伯爵一人。就是近兩年來。也已中止。結縭以後。我們卽成怨偶。現在他心目中的第一希望。是想棄却我。我原也想從一而終。只是夫也不良。已懷叵測。近來同莫斯科黨人往來愈密。竟有將我獻給某黨魁。藉此得握政權的消息。他平時涉足花叢。忍心薄倖。我也无怨。只是他有這種不義行爲。生心賣我求榮。他既不義。我也何必戀他。聽得你不日要回德黑蘭。你肯救我出此網羅嗎。吳德溥失驚道。他怎樣敢於賣你。夫人揮淚道。別人都沒有你勇敢。沒有你的義氣。現在只有你能救我。他血脈中含有野蠻分子。所以平時暴戾非常。恨我不能顛倒權貴。爲他謀取富貴。已多責言。我因所事非人。也不肯多假以辭色。愈逢其怒。近日私通赤黨。醉心利祿。不惜以糟糠妻授人。易取富貴。推其豺虎之心。實同狗彘。此後歲月。萬非弱質能堪。還求你援手爲是。至於他們目下